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二十九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四

巡狩

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

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

者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又恐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親行之行禮謹敬重人之至也鄭玄云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省所以必五年者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

再閏天道

羣后四朝

孔安國曰各會朝於方嶽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也堯舜同道舜攝

則然堯又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

岱宗東嶽也特謂泰山為岱宗

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始終之地陰陽交望泰之所為衆山之所宗主此其所以謂之岱宗是也

秩於山川

張守節云乃望秩遙祭東方諸侯境內名山大川也言秩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

肆覲東后

遂見東方之諸侯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時四時也月十

二月也日三百六十日也律法制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日名備其失悞

具節烝晦朔恐諸侯有不

修五禮

吉凶軍賓嘉禮

五玉

五等諸侯之瑞

也執之曰瑞陳列之曰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

三帛纁玄黃三孤所執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

也一死者雉士所贊為禮

五月巡狩至南嶽

衡山也

八月巡狩至西嶽

華山也

十一月巡狩至北嶽

恒山也

皆如岱宗之禮

白虎通曰二月

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也

歸格於藝祖用特

孔安國曰巡狩四嶽然後歸告至文

祖廟藝言文也言祖則考亦著特謂一牛也

夏后氏因之

王肅云天子五年一巡狩鄭玄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於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由此

失國

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殷衆也謂當方諸侯周以木德王

歲星是木王之星十二歲一周以木象之故梁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鄭玄註尚書云每歸用特者明每一歲即歸也因明四歲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

天子將巡狩

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精之帝所配祭南郊者謂靈威仰也類宜造皆祭

名也按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祖禰此不言祖者白虎通曰七廟皆告之獨言禰者辭時先從禰後至祖以上遂行不敢留尊者之命故也

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

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乃猶汝也守謂國境之內職事所當供具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巡其前日

所戒

太馭掌犯輶之禮謂祖道也土訓氏夾王車而行以待

王問九州形勢

所謂以道地圖

山川所宜

所謂以詔地事

誦訓氏亦夾

王車以上古久遠之事以告王

誦訓所謂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若魯有大庭氏

之庫穀之二陵也

又掌道方慝

方慝四方言語所惡

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辟音避

乘金輅建大旂

巾車云金輅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

歲二月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燔柴告感生之天帝

覲諸侯

覲見也

其

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

祭義云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

所過山川則

使祝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黃金為鼻流酌鬱鬯以禮

神次乃校人殺黃駒以祭之

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縑天子以巡狩宗祝以

前馬鄭玄云鼻勺流也衡謂勺徑也於大山川則用大

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

邊璋半文飾也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

駒鄭玄曰謂王巡每宿舍掌舍設檜桓再重

狩過大山川也謂行馬再重者以周

衛有外內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

列桓音互土方氏云王巡狩則樹王舍鄭玄云

為之既至方嶽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

蕃籬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

祭義所謂東行西行弗敢過天子

乃令太師採人歌謠賦詩以樂播而陳之以觀人風俗

以審其善惡

所謂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也

命典市納賈陳百物之貴

賤以觀人之所好惡

所謂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故鄭云淫則侈物貴人

之志若淫邪則所好者必不得其正者也

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炁月

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呂所用禮樂宮室車旗

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

所謂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註云同陰律也

諸侯封內有名山大

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有祭宗廟

不順昭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

不順為若逆昭穆者以宗廟可

以表官爵故絀之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流放也

革制

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人者加地進律

法律

度也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犢

掌客云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又郊特

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天子牲孕弗食也

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

見於方嶽之下築壇與覲禮壇

鄭玄註司儀職引覲禮制一巡狩殷國而同則

其為宮亦如此歟是也

其壇外為土埽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

十六尺高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高

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

步開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鄭玄云
宮為壇土為埽以象牆壁八尺曰尋十二尋則方九十
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方明者上下四方神
明之象也會同而盟監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
有主乎其方明狀具朝覲篇司儀職云其壇三成宮旁
一門鄭玄云成猶重也三重者下差之為三等每面丈
二尺也見諸侯之時據鄭註司儀及覲禮諸侯之上介各

以其君之旗置於宮內以表立位之處乃詔王升壇訖
諸侯皆就其旗而立其位鄭按明堂位諸公中階之前
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
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

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其揖之節有三儀與王無親者

推手小下之

司儀所謂土揖庶姓

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手揖之

所謂時揖異姓

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

所謂天揖同姓

王既揖定其

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又按司儀職及鄭注云公於上

等奠桓圭玉陳擯者五人禮之侯伯於中等奠信圭躬

圭玉陳擯者四人禮之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玉陳

擯者三人禮之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

乃延諸侯升堂授王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

玉人云璧琮九寸

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

伯臨之其神主於月必因以祭之

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

地瘞鄭注云升沉必就祭者也就祭者則是謂王巡狩諸侯之盟祭也

其餘五月南巡狩

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

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

巡狩之月皆用正歲之仲月者以王者考禮正刑當得其中春秋分晝夜均冬夏之至陰陽中蓋欲取中平之義故唐虞以還皆用仲月者此也巡狩訖却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

之歸格於祖禰用特特一牛

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
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而崩其右辛餘
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驥溫驪

溫音盜或作駢
淺青色驪黑色

騄耳之馵

郭璞曰紀年
北唐之君來

見以一驪馬是生騄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索
隱曰按穆天子傳曰赤驥盜驪白義渠黃驊騮騄耳騄

耳山

子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

驅歸周以救亂

孟子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

皆山名 遵海而南放於琅瑯

齊東境上邑

吾何修而可以比

於先王觀也

言何修治而可以比先王之游觀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

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

言人君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

饑者弗食勞者弗

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

言在位者又眊眊側目相視更相讒慝民因化之而作慝

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

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

若水流之無窮極謂湏沈於酒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

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

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足

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民

召太師曰為

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太師樂師徵招角招其所

作樂章名

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

今隴右

北地

今寧州

出雞頭山

在成

州上祿縣東

過回中焉

回中在安定高平

賜爵一級治馳道

應劭

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漢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

鄒魯縣山在其北

立石與

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

東萊有黃
縣睡縣

窮成山登之罍

之罍山在睡縣成山在文登縣西北一百九十里

立

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

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琊

大樂之留

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

立石頌德遣徐市發童男女入海求仙人還過彭城齋

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乃西南

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今荊州

浮江至湘山祠

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

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

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

為

盜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之琅琊
道上黨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

在山

永州唐興縣虞舜冢在九疑山

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

括地志云在舒州周安縣東

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

渡

在餘杭

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

過吳從江乘渡

丹陽有江乘縣

並海上北至琅琊自琅琊北至

榮成山

在萊州

至之罘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渡河而西今德州平

原縣

崩於沙丘平臺

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趙武靈王死處

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漢高祖六年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迎謁因執之

時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諸將爭欲擊之陳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古

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
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
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上
從之

武帝元封元年帝親征匈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於
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復冬巡海上還登封泰山至於梁
父禪肅然

山名在梁父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

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
無出今年算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
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周萬八千里云

王莽天鳳元年欲行巡狩之禮令大官齎糒乾肉內
者行張坐卧所過毋得有所給羣臣奏一歲四巡道
路萬里帝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乃止

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四月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
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廉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

幸葉章陵五月還宮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
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
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
沈祠他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十八年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
有事於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甲
戌車駕還宮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
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
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
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
幸淮陽二十年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二十年十月東巡狩甲午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
車駕還宮

三十年二月東巡狩甲子進幸魯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

中元元年正月丁卯東巡狩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
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嶽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
甲午禪於梁父四月癸酉車駕還宮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
事於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癸卯車駕
還宮

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塏箎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五年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進幸彭城遂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四月庚子車駕還宮

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
事十一陵進幸槐里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
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
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駕還宮
元和元年七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
儲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
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十
一月己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

二年正月丙辰東巡狩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宗
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四月乙卯車
駕還宮

三年春正月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
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
從辛丑帝耕於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
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
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四方之國無政
者由天子不用

善人者也 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

華霍山名也今在廬江潛縣西南亦名天柱山爾雅曰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

東柴岱宗為

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

追惟先帝勤人之德

謂永平十二年修汴渠

底績遠圖復禹弘業

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

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乙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

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

解之

夾轅者為服馬
服馬外為駢馬

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詩大
雅云

鄭玄註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
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禮人君伐一草木不

時謂之不孝

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俗知順人莫知順

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

史記蒙恬為秦築長
城西自臨洮東至海

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

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始生堂皆奏樂

明帝生於常
山元氏傳舍

也

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光武於即位壇復元氏七年

徭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

靈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縣房山

今在恒州房山縣縣西北俗名王母山上有王母之祠

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

各有差

章和元年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乙未幸沛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十月丙子車駕還宮

和帝永和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高年者錢布各有差幸章陵祠

舊宅十一月車駕還宮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泰山柴告岱
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幸東平東郡歷魏郡河內壬戌
車駕還京師

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
晉初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
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覲禮諸侯各楚
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宜定新禮建旗如舊詔可然終晉代不行其禮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丹徒告覲園陵三月享會父老舊勲於行宮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單孤並隨宜隱卹

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人享勞賚發赦蠲徭役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歷橋山祀黃帝遼西遙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嶽禮

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衡
嶽

隋煬帝大業元年三月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
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是歲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
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
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達於
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
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
龍舟及雜船數萬艘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八月壬寅帝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
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
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
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
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

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場
玄壇樓船板艫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
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
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
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艫舳舻八擢艇舸等數
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幙兵士自引不給
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
旗蔽野所過州縣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

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三年三月帝還長安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丙寅車駕北巡六月至鴈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啓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於行宮八月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九月己巳至東都

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

旂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四年三月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八月親祭恒嶽河北道郡守畢至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

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處而發其
外又以矐周圍施鈴柱

五年三月西巡河右出臨津關度黃河五月至張掖命
裴矩說高昌王及伊吾吐屯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帝
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城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
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譁帝復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服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
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七月車駕東還至西京十

一月復幸東京

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
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
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
宿山間

六年三月帝幸江都宮詔以百官從駕皆服袴褶於軍
旅間不便令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
著紫袍六品以下要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

以皂士卒以黃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
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
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
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
死者十二三是歲征高麗車駕駐涿郡

八年車駕在涿郡征高麗不克九月還東都

九年四月車駕度遼征高麗楊元感反乃班師

十年三月復幸涿郡征高麗八月班師十月還京十二月幸東都

十一年三月帝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鴈門突厥可汗帥騎數十萬圍鴈門九月解圍去車駕還太原十月至東都

十二年七月帝自東都幸江都

通典曰梁崔靈恩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

方遍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遍且

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為南嶽周氏霍山為南嶽

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

八月到西嶽十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必不能

以此知每至一嶽即歸義為長也按尚書周官篇

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諸侯

各朝於方嶽大明黜陟

孔安國註云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

北故曰時巡考制度正禮法如虞帝然其四方又諸侯各覲於方嶽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幽明

按堯舜簡儉常稱茆茨土階巡狩四方羽儀導從必少一年四嶽五載復往宗廟享祭暫委有司展義省方觀風察俗之大政如或二十年方遍乃於民物不亦乖踈詳周官本文與孔氏註解既改制十有二載比唐虞已甚遐闊如四十八年乃遍豈非益為曠邈乎且周雖尚文天子諸侯降殺以兩穆王巡歷天下萬姓不甚苦勞始皇遊幸四方屬

車八十一乘二漢以降至於有隋或東封告成或
觀省風俗百辟悉至羣司畢從不下十餘萬人何
止千乘萬騎所以曠代多闕斯禮崔生謂堯舜及
周帝王行幸車徒禮數與秦漢以後無異斯不達
古今豐約之別復不詳周官之文輒肆臆度說耳
按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
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為一年巡一嶽虞五
載則二十年而遍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遍何

所據邪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止以四嶽為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

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
方下國無地不到至於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
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然倘非游蕩
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三月幸九成宮

去京三百里

冬幸洛陽

七年幸九成宮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

十二年二月還京 十二月幸河北觀底柱因令勒石

於上以陳盛德

高宗顯慶二年閏正月幸洛陽

麟德二年幸東都遂幸東嶽

總章二年將幸涼州羣臣諫不果行

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

十一年正月發東都北巡至并州

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至華州命勒石華嶽祠南道衢

十三年十月發東都赴東岱

二十年十月自東都幸太原

二十四年十月勅兩京行幸緣頓所須應出百姓者宜
令每頓取官錢一百千文作本取利充仍令所由長官
專勾當不得抑配百姓

唐開元禮

皇帝巡狩儀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
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駕
將發告園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
皆如常儀輶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
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
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泰山下修園壇四出陞

若舊有封禪祀
天壇即不須別

築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

其設文武

侍臣次陳饌位

設宮懸樂燎壇之制

一如園丘之儀

前一日皇帝清齋

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後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罷服守衛壝門盥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鄼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

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幸園丘儀

其褒聖侯等亦如之

設告官以

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

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坩罍洗篚罍入設於位並

如常儀執罇罍篚罍者各位於罇罍篚罍之後告曰未

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厨

蒼牲一驂牲一

未明四刻

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

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

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

服其服郊社令良醢令各帥其屬入實罇壘及玉

天帝大罇

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玉以蒼碧幣二丈八尺

太祝以玉帛置於

籩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內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

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行宮

奏請進發內外罷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

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

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

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

羣官入就位皇帝奠
玉帛等儀並如圜丘

初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帥進

饌者

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圜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

諸太祝迎引

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

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止

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其祝文臨時撰

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

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

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

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

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

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謁

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
其衆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幣
皇帝還大次禮官二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

將士不得
輒離部伍

皇帝改服

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於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於嶽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
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叙重行

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
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
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
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瘠於壇北之壬地外壝
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諸衛
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罷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
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
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

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
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
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
瘞位於瘞堦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
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獄鎮海
濱各山壘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俱散
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

其嶽靈上加山壘
二壘置於山罇東

北向皆
加白罇

設玉篚於罇坵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

執罇罍篚罍各位於罇罍篚罍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

罇坩罍洗篚罍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

宰人以鸞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

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

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

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醢令入實罇罍及玉

山罍實以

醢齊罍罇實以汎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清酒齊加

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

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簠等奉

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罍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

俛伏舉麾鼓祝奏順和之樂以蕤賓之均

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

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
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嶽壇升自南
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
以函鐘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嶽神之座俛
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
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
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

樂作饌至陞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

座前

籩豆蓋罍
徹之如式

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

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

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

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罍獻官酌醴齊訖樂

作謁者引詣嶽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

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奠鎮海以下

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

祝文臨
時撰

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
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鬯福酒進獻官之右西
面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興太祝帥齋郎進
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

皆取前脚
第二骨

加於俎西向授獻

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大祝受爵覆於
牀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
訖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獻官

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

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
將拜諸太祝外執籩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
毛血等各由其陞降壇詣瘞埴以物置於埴訖奉禮曰
瘞埴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
遂引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
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
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

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道為壇官方三百步面一門

為壇於壝內三分壝二在南壝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

出陛

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二陛

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

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

設解劔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

東武西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

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路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拜

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
行西面以北為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
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
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
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
東為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
西面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
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衛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鉞戟陳於壝內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

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
客戶部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
刺史縣令俱執贊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

贊各以其土
所有錦綺繒

布葛布之屬具五兩為一
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

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

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一品以
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
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左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
鼓祝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

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陞升壇即御座
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
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
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
拜贊者承傳執贊者俱跪奠贊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
取贊興凡拜奠贊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
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勅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
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龜

為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
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
引刺史為首者一人執贊詣解劔席跪解劔脫舄執贊
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某姓
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贊俛伏興又舍人跪奉以東授所
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劔席跪佩劔納舄興通事舍人
引復北面位初為首者奠贊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
奠贊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

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
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
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
俱出東門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別為
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
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
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
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巢中書令黃

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陛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令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記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

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元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長

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於南
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
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
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平潞楊二叛開寶二年至太原皆
以師行供頓從儉約故不備巡幸之儀

九年幸西京先命重修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秋田
租之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平太原五年次大名皆如太祖勞軍之制

眞宗咸平二年幸大名景德元年駐澶淵勞軍之禮如祖宗

四年正月幸西京朝諸侯命知雜御史王濟等籍所過父老及繫囚逋負官物人仍察民間疾苦每日引逋欠人及禁囚等對於行在多蠲免原釋父老賜茶帛綾袍其貢香藥名馬者召對撫慰賜之金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許羣臣請封禪令泰山路葺行

宮不得侵民戶田苗及人馬損踐苗稼有司言準禮巡

狩有燔柴告至皇帝親行事即不載有司攝事之文車

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

告至奏可又詔給事中張秉等管勾所經州縣父老詣

行在者送門引對賜以酒食州縣見禁囚具所犯以聞

又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左

正言知制誥周起攝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

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則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詢求論薦鰥寡惻獨不能自存者重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昧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為錄奏有司言澶州城門卑下不容大輦請徹門而出上慮煩勞不許詔由城外而過他所皆然又詔扈從人宿頓所無得壞民舍什物樹木違者重寘其罪為朝覲壇

於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陞其南兩陞
設衛仗宮懸於壇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將校
四方朝貢使舉人蕃客父老僧道皆在列設襲文宣公
位於文官三品之下鄰州長吏悉集上服袞御壽昌幄
殿受朝賀大赦天下遂幸兗州賜從官待制以上宗室
將軍辟寒九紫花茸綿紬窄袍三畢記祀汾陰悉如東
封之制八月有司言祠宇之旁難行覲禮望俟至河中
府朝覲經度制置使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

設壇詔如堯叟等言

七年幸亳州一如西京禮

舊制省方上與羣官皆窄絳袍帽還京具鑾駕儀仗
預遣官與留司同排設禮官具儀以奏真宗朝陵及
舉大禮塗中皆服折上巾窄袍出京過京城至禮所
上服靴袍具鑾駕羣臣公服穿靴供奉官班及內朝
官前導過州府上寬袍羣臣公服凡從官自親王中
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翰林學士待制節度兩使留

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赴行宮全班起居中頓侍
食百官就宿頓迎駕先發或道塗隘遠則放迎駕特
進發近臣諸軍賜裝錢出京留司馬步諸軍夾道左
右至新城門外奉辭留守辭於門內百官父老辭於
苑中州縣長吏留司官待於境所過賜巡警兵守津
梁行郵治道卒時服錢屬父老綾袍茶帛中塗賜衛
士緡錢所幸寺觀賜釋道茶帛或加紫服師號凡經
州關鎮及比州吏民有以饗餼酒果方物為獻者計

直答之州府綵樓陳音樂百戲洎道釋威儀奉迎者
悉有賜與東京留守遣官奉表請還京凡數上優詔
以答皇親諸道釋市民至近境貢物迎請留司官以
次奉入京師大陳留司兵衛過還京綵樓駐蹕觀樂
御乾元樓召從官坐閱扈駕兵仗還營許羣臣休暇
三日近臣一日

凡京城車駕出太祖太宗豫幸不常其數真宗嘗以
正月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望日謁玉清昭應宮會

靈祥源觀又或六月至玉津園觀麥八月瑞聖園觀

穀十月望日謁景靈宮因禮慶祈禱又詣太一宮并

謁奉先院宣祖昭憲太后影殿普安殿元德太后真

容自餘臨幸則親王公主第外苑馬監頗有定制親

王宗室中書樞密宣徽使三司使副知開封府學士

節度使至刺史常侍

學士初皆候得旨歲平五年詔行幸即從不須奏稟

詣宮

觀及游宴閣門仍奏知制誥待制統軍士上將軍特

召三品祕書監以上兩省御史知雜御史以上金吾

將軍自咸平中每出令親從官卒二百執櫓周繞輿
駕謂之禁圍春夏緋衣秋冬以紫郊祀省方並增二
百服錦襖出京師加以執劔親王中書樞密行圍內
餘官圍外大禮備儀衛則有司先布土為黃道自至
祀所左右設香臺畫甕青繩欄干巡省在塗則不設
東封歲殿中侍御史趙湘請詔羣臣不得行黃道上
及閱習路馬不得穿過郊祀巡省東京舊城門並契
勘其內城外宮廟門並勘箭出入皆然入蕃鎮外城

子城門亦勘箭

高宗建炎元年九月詔據羣臣章疏請幸東西金賊狡詐難以便憑探報遠去中原專備一方可暫駐蹕淮甸庶四方有警皆易應接應合行事務令三省樞密院共同措置施行令來巡幸即非遷都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以待二聖之復駐蹕之地不為久計仰先次行下不得輒有陳修改易以致勞費十月車駕巡淮甸十四日次泗州二十七日至揚州駐蹕

三年二月三日詔宰執百官諸軍並扈衛車駕渡揚子江是日至鎮江府十三日至杭州三月一日詔移蹕江寧府三日命尚書右丞葉夢得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四月車駕進發自杭州幸江寧府五月至江寧府改為建康府 閏八月詔巡幸浙西九月至平江府十月自平江幸浙東次越州十一月車駕至明州

詔只帶親兵輦官長入祇候共三千餘人隨駕百官

並減一半其餘候見駐蹕去處起發前來

四年正月一日次台州章安鎮二月次溫州三月車駕登舟回鑾幸浙西四月次越州

紹興元年十一月詔以紹興駐蹕日久漕運難梗兵軍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

二年正月車駕至臨安府駐蹕

閣門言以車駕省方儀令參酌修立儀注詔從之車駕巡幸請還及期出城百里外奉迎

主當物務并監臨官免赴

臨

京再於五里外起居次日入問聖體儀制車駕臨京

請城外奉迎

起居儀閣門儀

內執政及兩省御史臺司并尚

書侍郎以上侍從官節度使俟迎駕訖分左右前導

入內一太常寺檢會因革禮太平興國五年太宗北

征回禮院狀鑾駕還京是日早留守文武百官並出

城奉迎再拜起居如常儀退中書門下兩省常侍以

下舍人以上御史中丞並引駕至昇龍門下馬分班

序立駕至中書門下橫行

餘官不橫行

俱再拜三呼萬歲

俟駕過其不引駕官先至丹鳳門外立班俟駕至橫
行起居再拜隨拜三呼萬歲分班俟駕過退次日中
書門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如常儀一今來前項儀
令故事比附參酌若依儀起居前導官前導緣今來
車駕係乘御舟進發竊恐難以前導兼員數止有三
兩員若依令除主當物務并監臨官不赴外餘官出
城百里外奉迎其合赴官數目亦是不多兼俟迎駕
班退合赴近城五里外起居其經由道路窄隘或至

日值雨慮難以趲赴及百里外即非程頓去處若行

創造待班幕次顯是勞費欲乞止依儀制應見任文

武臣僚并寄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出城五里外

立班奉迎起居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一今擬定將來

奉迎車駕節次其日留守率應見任文武臣僚并寄

居待闕京官小使臣以上

並履笏內將校止窄衣執杖子

詣餘抗門

五里外分立定俟御舟將至舍人揖躬喝拜兩拜起

且躬留守奏聖躬萬福再喝拜兩拜訖各祇候御舟

過並退內留守先入門赴章亭驛御幄下側立定俟

車駕降御舟入御幄坐

管軍臣僚并合從駕祇應官欲乞免奏萬福

留守

自赴幄殿下立定舍人揖躬宣名奏萬福喝祇候留

守升幄殿當頭問聖體訖兩拜

如有宣諭又再拜

訖詣御座

左側奏事如儀俟奏事畢降階退皇帝升輦還內

如宣

馬臨時聽旨

沿路官局並履笏迎駕起居應合從駕官并

管軍臣僚祇應官等並從駕還內如儀

四年十月車駕幸平江府

五年二月車駕回臨安

六年九月車駕幸平江府

先時詔將來進發三省樞密院百司以紹興四年隨從人數三分為率差發二分前去應軍旅非泛支降錢穀差除並隨行在所處分外其餘百司常程事務並留臨安府依舊行遣聽行宮留守司與決內事有不決者即申奏行在所

七年二月車駕自平江進發次鎮江三月至建康府駐

蹕

八年二月車駕自建康府進發至臨安府還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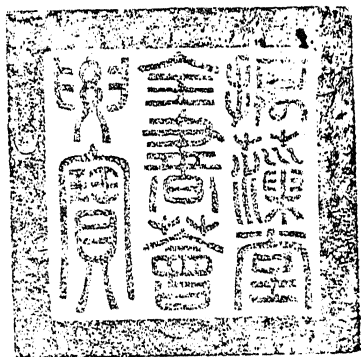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車駕自臨安進發視師次臨平鎮

三十二年正月車駕次建康府二月車駕自建康府回

臨安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膳錄監生臣許溶

膳錄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

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三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五禮考五

田獵

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云祝曰昔蛛蝥作網

蛛音朱蝥

莫侯反

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

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

以旗者立旗期民於下兵者凶事不

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

農平猶正也

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

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

鼓人職曰以路

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以金鐃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鄭玄謂王不執鼗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雖卑亦同其號

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

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獸焉詩云言私其獫獻殽於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貉讀為禡仲夏教茷舍如

振旅之陣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

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茂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各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也是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夜事戒夜守之事

遂以苗田如蒐之

法車弊獻禽以享祚

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仕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

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祚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內也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

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

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旌或

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

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載

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遂以獮田如

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皆畫以雲氣

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

多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秋田主

仲冬教大閱

春辨鼓鐸夏辨

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

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

羣吏以旗物鼓鐸鐳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

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

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為可陣之處後

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致之司

馬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羣吏聽誓於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

不用命者斬之

羣吏諸軍帥也陣前南面嚮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

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仲冬而說李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

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

鼓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

聽誓各服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師也司馬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鐸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三鼓者鼓人也撝讀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為撝撝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闐闐聲聲不過闐闐聲聲不過琅闐音吐剛反闐音吐

答反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

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

前至第三表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

闕車三發徒三刺

鼓戒戒攻敵也鼓一闕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乃鼓退

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鐃所以止鼓也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

止之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鐃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鐃而鳴鐃

遂以狩田以旌為

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

有司平之旗居卒間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

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

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也分地調其部曲數疏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於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鄭衆云險野人為主人
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既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

表貉於陣前

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

中軍以輦

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

枚而進

羣司馬兩司馬也枚狀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

天子殺則

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綏有虞氏之旗也下謂弊之

大夫殺則止

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佐車驅逆之事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獲者取左耳

鄭東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

多少者也畀音必二反

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

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

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疾雷擊曰駢譟驪也書曰前師乃鼓譟譟

亦謂喜也駢音駢籛音符

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徒乃

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

以田

前音翦樊步干反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為鎚翦之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

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用四時田獵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田路木路也田田獵是也鄙巡行都鄙

掌佐

車之政

佐亦副

設驅逆之車

驅驅禽使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也

令獲者

植旌

以告獲也植樹也

及獻比禽

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凡田王

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而止之皆止奔也

馳放而不扣

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甸音田王甸有司祭謂

表貉所設席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田之地若

今苑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令謂時與處也

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

者

謂其天物且害處必多也麇鹿鹿子

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

位

甸音田 社軍社也 宗近宇也

甸祝掌四時之師田致禽於虞中

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禱牲禱馬皆掌

其祝號

屬音燭 舍音釋 禱音誅 祝之秀反 大衆以田也 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

師田謂起

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禽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薦且告反斂禽謂

取三十入

腊人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 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

獮冬曰狩

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君尊宗廟敬賓客故

先人而後已取其下也又分別殺之二等故自左膝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膊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

潔美故以為乾豆也射右耳本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內已微惡故以為賓客也不言自左者蒙上文可知射左肢脾而過於右脅者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內又並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膕者獨言射左脾則上殺達於右膕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膕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脾可推而知也

無事而不田

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

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

為盡物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

綏耳佳反虞氏之旌旗也

綏當為綏綏有下謂弊之

大夫殺則止佐車

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佐車驅逆之車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

不掩羣士不取麋卵

生乳之時重傷其類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

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罝音尉取物必順時候

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滅

不麋不卵不殺胎

不殀夭

殀於表反夭鳥老反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也

不覆巢

覆敗也王制

田者大艾草以為防

艾音义言田獵者必大艾殺草木以為防限作田獵之

場擬殺

或舍其中

舍音赦民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

其間上舍其舍防之廣狹無文

裼纏旃以為門

旃諸延反既為防院當設周衛而立門

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旗之竿以為門之喪纏質

以為櫟

櫟魚列反中之闌闌車軌之裏兩邊鈎車輪者

又以喪纏樁質以為門

間容握

驅而入擊則不得入

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旗竿之間各容一握人四指為四寸是

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焉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傍旗竿則不得入也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

所以罰不工也

焉

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

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教戰既畢士卒出士卒出和戶分地為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內之防然後焚燒此防

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

草右中而射之

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

下抗苦浪反綏耳佳反發謂發矢射之也其天子發則先抗舉其大綏諸侯發則舉其小綏必舉此

綏為表天子諸侯殺時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抗綏謂既射舉之因置虞旗於其中受而置禽焉受禽獵止

則弊之故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下謂弊之是役禽已訖田止而弊綏也名舉

始終之一故與此不同也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

道也戰不出所期之頃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謂出於頃防不逐之古之道也詩車攻東有

甫草注疏云

傳曰己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

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

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

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鮮者何也秋

取嘗也

鮮音仙
取禽嘗祭

秋取嘗何以也習鬪也習鬪也者

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鬪不可不習故於搜狩閑之也

閑之者貫之也貫之也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

澤

搜所留反狩手又
反澤射宮也

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

不中取也命中者雖中不取

中丁仲反

何以也所以貴

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於國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於澤揖讓之取也 魯隱公將如棠觀

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彊也僖諡也

大事紀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材謂皮革齒牙骨角

與戎

毛羽也器用

軍國之器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

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度徒各反亟欺冀反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

言器

不物亂敗之所致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獮息典反狩手又反蒐索擇取不

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皆於

農隙以講事也

各隨時事之間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雖四時講

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歸而飲

至以數軍實

數色主反數車徒器械

及所獲也

昭文章

車服旌旗

明

貴賤辨等列

等列行伍

順少長

少詩照反長丁丈反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

所出

謂順也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俎祭宗廟器

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謂以飾法度之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

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

守非君所及也

射食亦反夫音扶皂才早反皂皂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

士臣

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
非諸侯之所親也 隱五年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

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大音泰 箴音針 下同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

箴辭戒王過

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

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

畫胡麥反 茫遠貌 畫分也

經啓九道

啓開九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在帝夷羿冒於

原獸

羿五計反 冒貪也

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麀音憂 言但念獵

武

不可重

重猶數也

用不恢於夏家

恢枯回反 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

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 左襄四年

宣王

料民於太原

料數也太原地名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

甫音父夫音扶司民掌登

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民籍以登於王也

司商協名

姓

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姓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司徒協旅

司徒掌合

師旅之衆也

司寇協姦

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

場協入

場人掌場圃委

積珍物斂而藏之也

廩協出

廩力錦反廩人掌凡穀出用之數也

是則少多死

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事謂因籍

田與菟狩以簡知其數也

王治農於籍

籍籍於千畝田也

撥於農隙

撥所留反

獲春田曰按按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按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間也耨獲亦於籍

耨奴邁反獲戶郭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蒸獮息典反秋田

始殺也蒸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獮於畢時獮手又反

殺天子嘗新既升於仲秋也獮於畢時冬田曰獮

圍守而取之畢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不

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惡烏路反下同

少而大料數也是示以寡少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

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

子寡弱諸侯將避速王室不親附也言厭惡政事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

速王室不親附也言厭惡政事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

速王室不親附也言厭惡政事

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

語國傳曰春曰蒐蒐所留反夏曰苗秋曰獮獮息

同冬曰狩

狩手又反下同

苗者謂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

澤不掩羣取大禽不麇

音迷下同

不卵不殺孕重者春蒐

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

其時不抵禽不詭遇

詭古委反

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

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

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曰天地陰陽盛

長之時猛獸不攫驚鳥不搏

驚音至搏音搏

蝮蠆不螫

螫音釋

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乎人哉是以古者必有泰

牢

恭音患

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

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

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禮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

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

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睦而不逮不

出爵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

火田不麇不卵不剝胎不夭

夭鳥老反

魚肉不入廟門鳥

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漢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

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為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為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擊熊豕馳逐

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而況涉乎

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
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泰中以勒邊兵而歸新泰中或千
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禮泰時禮畢因留射獵
五年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獲

成帝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較獵宿蓟陽

宮館

貧音倍

賜從官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室臺
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
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

其塘鳳凰巢其木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
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
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
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
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
州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

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尚泰奢
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
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因校獵賦以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馭漢中張羅網罟罾捕
熊羆豪猪虎豹狔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冬車駕校獵上林苑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順帝永和四年十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

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靈帝光和五年校獵上林苑函谷關遂巡狩於廣成苑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塲主司列

奏申攝尅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座於武帳國王
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
以表護車殿中郎一人典護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二品以上
權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
百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
大司馬一人居中迴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
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史等

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之外在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槌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到廣莫門外

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劍履進來上閣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正直侍中次正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正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喧譁

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讚陞者再拜皇太子入

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

行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正直侍中稱制

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

衛釵

所立反

戟虎賁毛頭文衣鵝尾以次到正階正直侍

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座幔省皇帝若親射禽

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虎賁悉變服釵戟抽

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

旗鼓相見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
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
圍衆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
師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候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
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
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禽主
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

實獲車奉車奉充庖厨正厨置罇酒俎肉於中達以犒
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
鉞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值侍中奏
外辦皇帝著黑單介幘單衣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
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正直
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郎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
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
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

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
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侍中散騎常侍等從至閣正直
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訖罷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
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右軍將軍
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為
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
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

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命布
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
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
詣行宮將親禽服鉞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
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
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
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

處而止大司馬為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旗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於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壬子還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韜刀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

官以旗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
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
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
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
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
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
騎有司表禡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揮
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二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

仲夏教芟舍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
致禽享杓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
並來朝貢帝欲示以兵甲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
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
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
千匹前一日諸將各率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
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中迴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

南西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闐猪車

車飾如木各重

輶縵輪繡龍繞鼓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

駕六黑駟太常陳鼓笳鏡蕭角於

帝左右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軍並鼓行
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闐猪輶有司歛大綏王公
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歛小綏乃驅獸出過於
帝前待詔再驅過至備身將軍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
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
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

止然後四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而射達於右膈

五回

反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達於右髀為下等
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
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
之鼓及諸軍鼓俱振卒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
其左耳大獸公之以供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
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上幸涇陽之華池校獵

上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對曰陛

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
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
忠

八年十月校獵於周氏陂

上謂侍臣曰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伸孝享之
誠

太宗貞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夷落君長從

十一年狩於濟源之陵山上曰古者先驅以供宗廟今

所獲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薦享

十六年十二月狩於驪山

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
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
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高宗龍朔元年十月狩於陸渾縣六日至飛山頓帝親
御弧矢獲四鹿及兔數十頭

總章二年車駕自九成宮還京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

北遶岐梁歷普潤為兩頭

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躡蹻杖
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元意黃河上
等處斷圍元意竟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
原之

玄宗先天元年十月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開元三年大蒐於鳳泉

右補闕崔向上疏曰臣聞天子三田若古有訓豈惟

為乾豆賓客庖厨者哉亦將以閱兵講武戒不虞也
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
銜枚有若聞而無謹誹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謂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
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
萬騎騰躍衝翳薈蹴蒙籠越嶮險靡榛藂紅塵坐昏
白日將暗毛羣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夷並伸驍勇
攢鏑亂下交刃霜飛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

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
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
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誠後圖天下幸甚

德宗貞元十一年十二月臘日畋於苑中止其多殺行
三驅之禮

武宗會昌元年十月車駕幸咸陽校獵

二年十月校獵於太白原

唐開元禮

皇帝田狩儀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誼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

若圍廣或先期二日三日

圍闕其南面

且據南面及狩隨地所向

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

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

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

各背
簫角

諸將皆鼓行赴圍

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
司歛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
所司之屬又歛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
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奉進弓矢三驅過
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
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王發抗小綏諸公既發以次
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

達於左膈為上射達左耳本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
左脾達於右肱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
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部建
旗於田內乃擣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
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
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
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其因講武以狩則
先設圍亦如之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十一月始狩於近郊賜宰相樞

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統軍侍衛諸軍校皆錦袍

其後從臣皆賜窄袍并靴

自是多以秋冬或正月畋於四郊先出禁

軍為圍

去聲

場五方以驚禽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或召

從官飲至頃賜食上每中禽諸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畋於近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詔曰三田之制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供祀也近以率遵時令薄狩郊畿既親射以獲禽宜

奉先而登俎其以畋獵親獲獸付所司薦享太廟仍著於令

端拱元年十月自今非特朕不於近甸游獵其五方所畜鷹犬並放之仍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淳化五年臘日命諸王田獵近郊

真宗咸平三年十二月以獵獲狐兔薦廟之餘賜中書樞密院

大中祥符三年詔令教駿所養鷹鵠除量留十餘以備

諸王從時展拜禮外自餘並去其羈紲縱之山林

自景德四年後上不復出獵天禧初又詔禁圍草地
許民耕墾

仁宗慶歷五年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言祖宗
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
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
互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
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

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麋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六年十一月復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傍居民或畜狐兔鳬雉驅於場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

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歎其衣食麤
糲而能享壽人加恩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駕前
兩兩相當掉鞅挾槩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
之才勇免所過民田在園內租稅一年時交趾李德政
適遣使獻馴象未見特召預觀賜紫袍塗金帶
七年三月詔罷出獵以諫者多故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十